

看好友女儿蔓菁的结婚相册,新人拍照的取景地居然在千里之外的阿拉善,在“蚂蚁森林”合种他们的爱情树——花棒的基地。其中一张,新人分立基地木牌的两旁,女的白色婚纱摇曳生姿,男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,让背后的荒莽地,顿时有了柔软,有了浪漫,有了生境。蔓菁的脸上,带着春风般温柔和煦的笑,竟让我想起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笔下的蒙娜·丽莎,被佛罗伦萨来的女士温柔以待的背景,也是一片嶙峋、不毛和枯干,但她的脸上没有尘霜,笑得神秘而温柔。

蔓菁听了非常欢喜,说,“阿拉善”这个地名就叫人欢喜,阿拉就是我们,种一棵树等于行一份善,我们飞去那里拍婚纱照,给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活一个难忘的刻度,也希望自己的婚姻像“沙漠姑娘”花棒一样经得起考验。虽然现在那个地方,一只老鼠跑过去都看得清清楚楚,我们钻石婚的时候再去,估计一头牛钻到里面也被树木遮住了。说罢咯咯笑了,很为自己的想法得意。

我也笑了。人种树,同时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,这是树的情深意长所致呀。

很高兴自己也是一只五龄龄的蚂蚁。迄今,用行走和生活缴费获



## 到远方去种树

阿果

得的能量,种下了11棵树:柠条2棵、梭梭树3棵、沙柳2棵、花棒1棵、沙棘1棵、榆树1棵、侧柏1棵,分别在鄂尔多斯、临夏、阿拉善等地。种树,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抓手,多了这个抓手,生命就多了一层意义。去年,自己还参与了“我有一棵树,长在阿克苏”2021“我为汽车种棵树”大型公益活动。春节前,还收到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爱心回馈。脆甜的苹果和一般的来历,瞬间打动了好几位朋友,纷纷表示,活动若继续,他们也要加入。还有人提议,到时候组团去看树,不妨为当地小朋友带些学习用品。对对,去一趟不容易,我们要利益最大化。大家都很高兴。

种树,听起来很简单的事,在贫瘠的沙土上,却不容易。先要用麦草在沙地里打出一平方米左右的草方格沙障,然后在格子中间挖出至少五十厘米深的坑,把两三棵树苗种上,浇上一桶水,才算完成。疏密有间的沙障,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,如铺开的渔网。花棒要在沙漠

里站稳脚跟,根系要努力伸展到十多米深远的地方。每一棵在网眼里挺身的树,三五年内是老僧入定的样子,不会有容貌上的改变。真有点耶稣受难,扮演一动不动的死人,时机到了,复活。恐怕没有天边月,懂得这份隐忍、寂寞与苦涩。

生活在绿化几近饱和的江南,不需要付出种养的劳苦,每天就能享受树木清新的团宠,幸福只道是寻常。然而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,沙化土地面积高达172.12万平方公里,目前还有30万平方公里没能得到有效治理。若是用现在在1980平方公里/年的治理速率,就要用上152年才能全部治理,远远达不到2035年完成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。这好比人身上带着的隐疾,在没有根治前,就不能忽视它的存在。根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,一是以家庭名义继续参与“我有一棵树”的活动,这也是家中老小的心愿;另有一个五年计划:在“蚂蚁森林”攒215.68千克能量种一棵胡杨。那是能活千年的树啊。沃尔特·司各特在小说《中洛锡安之心》中写道:我们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后代子孙种树。当某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,树将代表自己活在天地间,我种故我在。如果五年时间能换取一棵胡杨,这真是,太便宜我了。

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。1902年,马相伯借天主教堂徐家汇天文台余屋为校舍,创办了震旦学院。1905年,为反抗教会势力干预校政,于右任、邵力子等130名学生愤然脱离震旦,支持马相伯在吴淞复校。1905年9月14日,复旦公学在上海吴淞提督行轅正式开学,1917年定名为复旦大学。曾是复旦学生会、上海学联领袖的朱仲华同学与邵力子先生是同乡,关系比较密切。他曾听邵先生说过,复旦得以重新办学,全仗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支持。那么,复旦与孙中山先生之间,有着怎样的渊源呢?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时,复旦在吴淞的校舍因军事需要,被光复上海的驻军占用,学校不得不停课。1912年,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因他素来关心教育事业,校方便派于右任、邵力

子、刘成禺等专程赴南京晋谒孙先生,陈述校舍之困难。孙先生对国人自主创办的这所新式学校十分重视,立即批示将徐家汇的李鸿章祠堂改成校舍,并指示财政部从国库中拨出专款银一万元,资助复旦搬迁修缮之用。消息传来,复旦师生欣喜若狂,他派人传达了口头指示,大意是:“这次你们学生罢课,完全出于爱国热忱,中山先生非常赞成。但是目前这样温吞吞吞下去是不成的,势必会旷日持久,贻误时机。中山先生说,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,不要怕这怕那,要有牺牲精神,要有突击行动,要扩大阵线,设法激起热潮来。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,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外国律师!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,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!”有了孙先生的鼓励,同学们斗志昂扬,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正义正词严的斗争。6月2日,孙先生在寓所会见了朱仲华等,他勉励道:“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,是很了不起的胜利!这是同学们团结一致的力量!”“团结就是力量,分裂导致灭亡。”

这年10月,孙中山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,为师生作了题为《救国之急务》的演讲,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。1923年1月,复旦留美学生程学愉(后来的程天放)欲加入国民党而未能筹措入党资金,孙先生知道后,即批示准许他人党,“以后当免全校上下一片沸腾。复旦二百余名同学参加了上海各界举办的国民大会,并参与分队游行,到南、北政府和谈代表唐绍仪、朱启钤住处,要求转达上海国民大会的决议。5月21日,北京学联宣布全市学生罢课,由复旦学子倡议筹建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随即响应,上海学生罢课。罢课一直持续到5月26日,仍然得不到北洋政府的明确回复。据朱仲华回忆,5月29日,他和同学接到口信,说“孙中山先生来了电话,叫我们学联去两个人,时间在今晚七点,地点在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,他有要事,要和我们密谈。”虽然当晚孙先生并没有亲自会见两位同学,但

大家都十分感佩中山先生助学兴学之精神。4月,马良、于右任等7人致函孙先生,请他出任复旦校董。孙先生欣然应允。1919年5月6日凌晨,时任复旦国文教員兼《民国日报》总编辑的邵力子接到了北京学生发起反帝爱国运动的电报。他连夜在报上刊印消息,并向孙中山先生电告。孙先生指示:“《民国日报》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,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,首先是复旦大学。”邵力子当日即携带《民国日报》赶往复旦,在朱仲华的帮助下,紧急召集全校同学,宣读报上新闻,慷慨激昂地鼓舞大家:“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忱,难道我们上海学生没有?”

## 孙中山与复旦大学

朱贤磊



山村晨雾

方忠麟 摄



一场由一群可爱至极的少年儿童撑起的朴朴素素的朗诵会举办了。组织这场朗诵会的是不久前成立的市少儿朗诵艺术团。这是在冬奥会结束不久,我太太从手机上看到的一则信息。得知这个好消息,我好不兴奋,就想找个擅写作的立马去详细采访一下。

我是特别推崇这样一场演出,这样一个民间组织的。进入新的一年后,朗诵协会暂不可能有大的作为。现在有这么小朋友们,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,把兴趣放在语言艺术上,我十分感动和欣慰。有句话说得好:少年强,则中国强。上海的少儿朗诵群体走在前头了,值得欢呼。我们不是着眼于朗诵艺术的普及吗?那么从小孩抓起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相信,市少儿朗诵艺术团这支队伍,一定会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,同时也定会推动和激励成人的朗诵活动健康运行。不久的将来,一大一小两支



夜光杯

## 少年强则中国强

童自荣

队伍并肩作战,相互扶持,相互学习,朗诵艺术便可遍地开花。

面对小朋友们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前景,总想出一点子。我不擅当老师,也就只能提几点建议,希望对小朋友们及背后的大人们有一点参考的价值。

有一条主要提醒搞培训、辅导的大朋友。我以为,表演二字至关重要。事实上,朗诵艺术最接近的,是表演。虽然并非演员才有资格上台朗诵,但当老师的一定要强调向表演靠拢,朗诵爱好者应尽可能地多学一些表演,懂一些表演。懂了表演,就可以知道如何在台上放松,如何在台上展开思考(这也是观众最想感受到的),如何在眼前出现一幅幅相关的画面,以及由衷、有激情。这当然也对老师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,因为有些老师并非专业学表演出身。

另一条是,小朋友们都应该自觉意识到,朗诵作品的内容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,那么朗诵者自己也应当是小小的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。我们要拥有雷锋那样的人品,为人处世要正正派派、光明磊落,至少有一份向雷锋学习的

真诚的心。这样你站到台上,才是踏实的,自信的,充满倾诉欲望的。首先要做到这个,再加上技巧层面的东西,你的朗诵才会达到目的,即:打动观众,启迪观众,和观众产生共鸣。

少儿朗诵团的小朋友和大朋友,欢迎跟我们多交流交流喔!

惊蛰一过,南方的土地复苏了。随处都是令人欣喜的变化:山樱酝酿好了嫩芽,垂柳准备好了新叶,海棠点染上了红晕。河边小路旁、树荫下杂草里,一种野草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,那就是艾草。现在正是艾草最嫩的时候,刚萌发出来时还贴着地表,躲在草丛中很不容易被发现。过了一个礼拜再来看,已经一簇簇地长起来了,大的有十几厘米高。要采摘制作艾米糕的艾草,就是现在了。

周末天气晴朗温暖,一家人来到公园。野餐过后,便开始寻找艾草。四岁的儿子第一次认识艾草,十分兴奋,跑在最前头探路。小手从草茎上掰下一段嫩叶,凑近了闻一闻,又拿到我鼻子下面:“妈妈,你闻闻。”“嗯,是艾草的清香味。”在茎干上轻轻一掐,整一小束嫩芽就摘下来了。因为它是一丛丛抱团生长的,可以顺着一路摘过去。最后,我们摘了满满一大袋子回家,连拇指都沾上了艾

这座小镇陪伴着我,从比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更稚嫩的年纪,到比“四十而不惑”更通透的当下。

镇子不大,工作单位也离家不远,步行十来分钟便可到达,途中仅有一个十字路口。一晃数十载,路口周边的店面仿佛年年岁岁都在改头换面或是改名换姓,久了也就不费那精神头去分辨和回忆了,只把最深刻的印象留给了学校门口的“千里香馄饨店”。没了年轻时为了理想日拼夜拼的热血和干劲儿,我奉行的理念逐渐转变成了“唯有家人和美食不可辜负”。即便不时冒出来的白发总在提醒我青春韶华已在悄悄挥手作别,我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向着“老”靠近了。我不是诗人,也不是作家,在思绪悠扬的时候却也喜欢把微观的感受拓展到鸿篇巨制的人生。细细想来,每天行走的路线不曾更改,那需要我穿过的路口也从未变换,生命里难以抉择方向的路口倒已经闯过了很多。

我看似,或者说也确实只是一个乡村学校里的小教师,每天守着那一方讲台,批着一沓沓作业本,教育一个可爱的孩子,勤勤恳恳又默默无闻,但也实实在在地一直在试图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经历过事业不顺的打击、割舍过一段不合适的感情,如今看淡了聒噪的沉潜规则、放下了世俗的明争暗斗,有了相守的知心爱人、抚育一双儿女长大、看到亲爱的父母身体健康,都让我感到莫大的知足与幸福。有的人崇尚“荒谬的苦难哲学”,认为我们应该感谢苦难、拥抱苦难,但我回想那些在站立于一个个人生路口时的迷茫失措,觉得苦难不值得被赞美,该去肯定的从来都只是面对苦难不退缩的魄力和胆识。“要想成为胜者,先要成为勇者。”这是每个路口都在给我的启示。我想,这个小镇还会陪伴我许久,那个路口亦然。

## 路口

陆叶

草的气息。艾米糕是我的家乡江西赣州的传统小吃。赣州位于江西最南端,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,盛产稻米、茶叶和脐橙。赣南人把用米或面做成的点心叫作米糕。地道的赣南早餐里少不了米糕,腌菜米糕、黄元米糕。重阳节时,家家户户用新收获的本地红薯和芋头做成番薯米糕和芋头米糕,庆祝丰收;艾米糕则是从初春到初夏这段时间里必吃的。

把艾草洗干净,放进沸水里煮软,一大把蓬蓬松松的嫩绿色立马缩成了一小团黏黏糊糊的深绿色。和苏浙这边清明时节时兴吃的青团不一样,赣南的艾米糕不仅是取其汁液,还要把叶片和嫩茎全部剁烂和入面团里,这样艾草特殊的香味被更多地保留了下来。把剁烂的艾叶和汁水一起和入面粉,揉匀,面团变成了草绿色。艾米糕有咸甜两种口味。咸的形状像个大饺

子,里面包的是腌菜、豆干、腊肉丁和江西人最爱的剁辣椒。甜的一般不包馅,面团里和入白糖水,搓成小球粒,放进印模中按压成型。刚出笼的艾米糕鲜绿透亮,质感软糯,是家乡春天里最应景的一道小吃。

每到初春时节,巷子口、校门外就冒出不少卖艾米糕的小摊子。小三轮车上放个煤炉子,炉子上

一口大蒸锅,热腾腾的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。车上还架着一块大木板,阿姨穿着做饭用的围裙站在木板前,一边招呼着生意,手里不停地和面、擀皮、包馅,卖完一笼,新的一笼又蒸上了。妈妈下班路上会买艾米糕带回来,我放学回来肚子饿得咕咕叫,总要先吃几个垫垫。先吃一个咸的,辣得“呼哧呼哧”直流鼻涕,再吃一个甜的解解辣,两个口味真是最佳搭档。

摘来的艾草带回家,我们和儿子一起一根根地拣选,丢掉混

## 七夕会

拣好的艾草留一半装在保鲜袋放进冰箱里冷冻起来下次用。有了艾草还不够,腊肉也是必不可少的原材料。今年没有回家过年,妈妈特意从老家寄来了一大包香肠和腊肉,让我们一家三口团圆年夜饭也有了家乡的年味。像包饺子一样,用手指细细地把面皮捏出波浪形卷边,鼓鼓囊囊的艾米糕就包好了。

小时候,家里倒是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艾米糕,因为街上到处都有卖,想吃就路上顺手买个。现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,吃不到了,便格外想念这个味道,于是依葫芦画瓢地自己动手做起来。味觉的记忆出奇地深刻,就算时隔多年,一闻到那香喷喷的腊肉丁,吃到艾草独特的清甜味道,牙齿碰到面团软糯黏牙的口感,立刻就回到了儿时。

吃过阳春白雪的日本和果子,吃过考究精致的广式早茶点心,可最惦记的还是简单朴实的艾米糕,因为这是家乡的味道。

美食